

天鹅

主编:文天心
责编:董云平
执编/版式:石琪
美编:倪海连
投稿邮箱:
a84655106@163.com



瞿秋白



朱自清



萧红



刘白羽

1934年6月，
萧红与萧军离开哈
尔滨之前。

1932年秋，萧红与萧军摄于中央公园。

永不封冻的文学长河

名家笔下的哈尔滨

□石琪 任诗桐

在华夏大地的东北边陲，松花江宛如一条灵动的丝带，蜿蜒穿过充满故事的城市——哈尔滨。当亚冬盛会的大幕在哈尔滨拉开，绚烂的烟火点亮了冰雪大世界的夜空，欢腾的人群在冰天雪地间舞蹈，整个城市沉浸在节日的氛围里，吸引着全国乃至亚洲的目光。而在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之下，流动着的深厚的文学基因，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。

这座城市，被冰雪雕琢，被历史浸润，被多元文化交融。它宛如一本摊开的书，散发着异域风情的墨香和黑土地深沉的魅力。在众多名家笔下，哈尔滨的魂魄铺展开来，让我们得以透过文字，领略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。

瞿秋白：松花江畔的革命初啼

1920年深秋，瞿秋白因列车故障滞留哈尔滨五十余日，这段意外的停留，却成为他创作的重要契机。在考察的同时，他完成了《饿乡纪程》前八章的写作及十多篇长篇新闻报道。他对这座城市的初印象满是赞叹：“蔚蓝的天色，白云和堆锦一般拥着，冷悄悄江风，映着清澄的寒浪。松花江畔的景色，着实叫人留恋。”

透过《饿乡纪程》中的文字，我们能领略到百年前的中央大街，“沿大街两旁，俄国人，有相偎相依坐在路旁椅子上的；有手挽手一面低低私语指手划脚，一面走着的；有在铺子里买东西，携着一大包裹出来的；雪亮的街灯，电灯光底下，男男女女一对一对穿花蛱蝶似的来来往往，衣香鬓影，紫狐披肩，蓝绸领结，映着大商铺窗帘里放出的光……”

哈尔滨铁路博物馆旁，歌声与手风琴交响出动人的音乐。在这里，瞿秋白第一次听到了《国际歌》的旋律。那日寒风刺骨，人们围着手风琴低声吟唱，瞿秋白伫立良久，他在《饿乡纪程》中写下——“我在哈尔滨闻到共产党的空气”。

萧红与萧军：风雪中的生死场

哈尔滨中央大街往北三十里，呼兰河的冰面裂开细密的纹路。八十年前，那个扎红头绳的小姑娘萧红，曾在河畔跺着脚、呵着气，眼中闪烁着对未来的憧憬。后来，她将整个东北的魂魄都“装”进了《呼兰河传》。

如今，我们走进哈尔滨市呼兰区的“萧红故居”，斜阳为地面的青砖镀上金边，厢房里的纺车依旧守着时光。后院那株李子树的花期早过了，可站在虬枝的枝桠下，仍能听见她在《生死场》里的诘问：“难道这土地只配生长苦难？”

中央大街旁的红霞街，在1958年前还叫商市街。1932年底到1934年6月，萧红与萧军住在商市街的一栋半地下的小屋里，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。对萧红而言，那段时光是“用饥饿丈量尊严”的炼狱。在散文集《商市街》里，她将困顿化作诗性的疼痛：“窗缝钻进的风像小刀子，把月光削成粉笔末洒在炕席上。”饥寒交迫的冬夜，她和萧军分食一个列巴圈，“硬得像石头，却比黄金珍贵”；在中央大街的橱窗前，她幻想成为广告画中“穿貂皮大衣的摩登女郎”，而现实里只能裹着破棉絮，“像只灰扑扑的麻雀掠过教堂的阴影”。

但即便在苦难的裂缝中，也总有微光闪烁。萧红笔下的松花江开冰时节，宛如一篇华丽的乐章：“大冰块和小冰块轻轻地互相击撞发着响，唧唧的。这种响声，像是瓷器相碰的响声似的……这些冰块流到哪里去？流到大海去吧！也怕是到不了大海，阳光在半路上就会全数把它们消灭尽。”这种对宿命的凝视，让她的文字如冰层下的暗流，冷冽中涌动着生命的倔强。

二萧也曾流连于兆麟公园、太阳岛。直到1934年6月11日，纵有万般不舍，迫于形势，他们还是不得不离开了哈尔滨。散文中，萧红深情地写道：“别了，‘商市街’！”至此，她再未回去过。萧军在多年后重返故地时，写下深情的告白：“哈尔滨——它是一座美丽的城、艺术的城、音乐的城、英雄的城、热情好客的城，也是和我有着骨肉关联的城！无论我住在什么地方，无论我离开它多么遥远，离开它多么长久……我一直怀念着它，憧憬着它！”

华灯初上，整座哈尔滨铺展成璀璨的星图。松花江冰面如镜，澄澈光洁；江心岛的雾凇林如梦如幻，引人遐思。这座被众多笔墨深情书写的城市，艰苦记忆与冰雪童话并存。

暮色中的果戈里大街亮起俄式街灯，秋林公司橱窗里的大列巴仍保持着1900年的工艺。站在霁虹桥旁的高楼上，看风雪中的高铁驶出车站，百年前轰鸣而过的列车与喷绘着红色丝带的复兴号在此重叠。这片瞿秋白、朱自清惊叹过的异域风情，萧红、萧军血肉相连的黑土地，都在这座城市的血脉里生生不息。雪越来越急，远处传来教堂晚钟。当今年丁香花开满兆麟公园时，又会有新的文人循着前辈的墨迹而来。哈尔滨的故事，永远写不到最后一页。

朱自清： 雪色长街上的回声

松花江的晨雾还未散尽，中央大街的石砖已覆上一层薄霜。游人踩着“咯吱作响的秋叶声”般的足音，走过这座被时光雕琢的城市。索菲亚教堂的穹顶刺破灰蓝色天空，鸽群掠过巴洛克式浮雕的阴影，恍惚间似有身着长衫的文人自街角转出，衣襟上还沾着江南的杏花雨——那是1931年的朱自清，穿过关东的寒风，在这座“东方莫斯科”驻足。

1931年8月24日，朱自清赴欧旅游，途经哈尔滨，这座“东方莫斯科”的异域风情令他惊叹。他在《西行通讯》中描绘道：“道里纯粹不是中国味儿。街上满眼是俄国人，走着的，坐着的；女人比哪儿似乎都要多些……黄昏后在中国大街上走，瞧那拥挤挤挤的热闹劲儿。上海大马路等处入夜也闹嚷嚷，但乱七八糟地各有目的，这儿却几乎满是逛街的。”

街道上，俄式面包房的焦香与关东旱烟的辛辣在寒风中碰撞，马迭尔宾馆的铜门把手上残留着白俄贵族的香水味，而南岗秋林洋行的玻璃橱窗内，列巴与伏特加静静地陈列着，折射出流亡贵族们无尽的乡愁。朱自清在中央大街的石砖上，听见了历史的回声——不同民族、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这里交流、融合，将各自的命运烙进这座城市的肌理。

刘白羽：烽火岁月的冰城记忆

哈尔滨霁虹桥下，地段街头，黑龙江日报老楼屹立于此，这座形似“笔尖”的建筑历史悠久，曾是《东北日报》所在地。

1946年秋，刘白羽作为新华社总社记者随军前往哈尔滨。抵哈后，本想和在东北日报社工作的妻子汪琦会合，谁知汪琦因战争形势紧张已经转战到佳木斯。刘白羽便安顿在了东北日报社，并立刻写下了到东北来的第一篇通讯报道《人民与战争》，于《东北日报》头版头条发表，之后的作品如《政治委员》《火光在前》《无敌三勇士》也都在此就写。他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《第二个太阳》也是在这里开始酝酿。

作为记者，刘白羽的足迹遍布祖国大地，在哈尔滨的岁月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他说，“哈尔滨是我一生中生活得最充实、最有意义的地方，我从这儿一次又一次地投向战争，我不再是创造新世界的旁观者，已成为创造新世界的主人。”

哈尔滨的冬天，在刘白羽的笔下是壮丽而又充满力量的。寒风凛冽，冻硬的雪在大地上铺陈，“冻得像一片坚实的白色大理石、一块透明的水晶”。在冰天雪地中，刘白羽看到了哈尔滨人民坚韧不拔的精神，这种精神深深融入他的作品中，“正是这大自然的魅力，在这儿创造了砸不碎、打不烂的可贵的人生”。

春天的脚步悄然来临，“整个江面裂成无数冰块，顺着急流冲击而下，‘浩浩荡荡的大江在放声歌唱’”，他笔下的开江，是一场大自然的盛大演出，是冬天与春天的交接仪式。那奔腾的江水，裹挟着冰块，冲破冬日的禁锢，象征着新生与希望。

夏天的哈尔滨，又是另一番迷人的景象。“还是一团浓浓的蓝色”，乘船横渡松花江到太阳岛时，那从蔚蓝色天空中落下的一丝爽利微风，“像微微一笑轻轻而过”。在这宁静而又惬意的夏日里，刘白羽享受着哈尔滨的清凉与美好。

蓝色的天空、蓝色的江水，交织成一幅梦幻的画卷，与冬日的壮丽、春日的激昂形成鲜明对比，展现出哈尔滨丰富多彩的城市风貌。



/《亚布力火车站写生》水彩画 荆桂秋 /

冬日随笔

□荆桂秋

小雪时令，哈尔滨的第一场雪姗姗而来，窗外雪花飘扬，画室内挂满了今年的写生作品。已近岁末年尾，这些日一直收拾整理这些作品，或填虫虫或补款印。今年写生收获较多，题材拓展了，风格有所变化，表达更有诗意，内心十分丰盈。

这些作品大多是在家乡和参加各地画展期间的采风写生。花鸟山水画主要表现家乡，讴歌大美龙江。采风写生活动，多是描绘祖国大好山河，表现新时代的中华大地繁荣昌盛的精神风貌。

青海写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记。青藏高原雄奇壮阔、肃穆凝重的气魄让人震撼。特别是夏季的青海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，青山绵延，林木葱葱，溪水湍急，无垠的大草原上成群的牦牛任性狂奔……美景如一幅青绿山水画卷，让人惊艳陶醉，不由得唤起创作激情。

画意勃然，挥毫泼墨，将炽热的情感泼写在一幅幅写生之作中。用笔愈发从容奔放，墨彩淋漓，犹如神助，点缀在画面上奔跑的牛羊别具一番西部风情意趣。

青海写生给了我真切的视觉体验，崭新的表达语境。它的气象之美让我思绪顿开，对写生也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。写生的魅力是将激情宣泄于纸端，观者受感染而动情，产生情感共鸣，激起人们的向往体验，放松身心，净化心灵。

同样让人难忘的是去年七月山东青州的采风写生。青州，古九州之一。境内的仰天山、云门山、驼山等名山群峰连绵，雄伟秀丽，古木葱茏。半塘古村依山而建，青石砌成的田家小院恬静安适，篱架挂满了杂花蔬果，水塘鱼儿在荷花的掩映下悠然游弋，村口的古戏台绿树掩映，溪水绕戏台潺潺流过，古桥、老井、斑驳苔迹的青石板路……似乎在向人们述说着它的前世今生。

青州无处不诗意图。我一边深深呼吸着它的气息，一边将眼前美景尽收笔端。青州写生，让我心境恬淡，墨韵清俊，画境雅致清新，别有意韵。

站在青州古城高大的城楼上眺望远方，古城内亭台楼阁，柳绿莺飞，街巷商铺游人如织，处处弥漫着古韵新风的时代气息。欧阳修、李成、李清照等名人纪念馆讲述着前人的事迹文采，也讲述着青州厚重的历史文化在今天大放光彩、生机勃勃的景象。

金秋十月是四川巴中光雾山最美的时节，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，奇峰峻岭，气势峰嵘。秋雨后，山峦泛起浓浓的雾霭云烟，幻化迷离犹如仙境，别有一番奇色。韩溪河水碧绿幽幽，两岸青山壁立高耸，悠扬的箫声在山谷间回荡。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。坐在溪边写生，沉醉在美景之中，心境空灵，悠然自得……不知不觉中已满纸云烟，画面皴擦点染别有奇趣，画境淡雅幽清。光雾山险峻奇美，我一时竟找不到恰当的表达方式，乘兴作了一首《光雾山写生感怀》的排律，倾吐对它的崇敬之情。

哈尔滨第九届亚冬会雪上项目在亚布力滑雪场举行。去年夏季，我带领来自全国的十位书画家到亚布力采风写生。大家乘坐在缆车上，眺望大锅盔山气势恢宏的景色：蓝天白云，苍松虬劲，远处青山连绵，田野井然……尤其是大锅盔山宽阔的滑雪赛道，远远望去如蛟龙飞舞顺山巅而下，大家惊叹不已！激情四射，画兴勃发，大家创作了多幅写生作品，记录亚布力的壮美景色，真诚祝福亚冬会圆满举办。

秋季的三环泡自然保护区野逸清幽，水面浩渺，苇丛簇簇，水鸟时而从草从中凌空而起，让人惊颤，水边荷花连片，鲜红的花朵分外娇艳。秋阳斜照，坐在栈道上对景写生，荷花水草、飞翔的水鸟跃然纸上，画面墨韵氤氲，捕捉着它的气韵生机。

龙江大地，黑土白云，四季如歌。烂漫的山花、丰收的田野、壮美的山川……给我的创作提供无尽的养分，是我创作的源泉和基石。

每日不畏劳途，缘于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艺术的挚爱。与时代同行，将所见所闻集于胸中，陶冶升华出新的境地，讴歌新时代的精神气象，作为一名画家，我乐在其中。



本文图片由黑龙江文学馆提供

请关注龙头新闻APP
黑龙江文旅妙赏频道